

如何讓共享經濟不變質？

讀史蒂文·希爾《經濟奇點》



■新美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蒂文·希爾。

「RAW DEAL: How the 'Uber Economy' and Runaway Capitalism Are Screwing American Workers」——如果直譯，新美國基金會（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史蒂文·希爾（Steven Hill）這本著作的書名應為《原始交易：「優步經濟」和赤裸的資本主義如何壓榨美國工人》。內地出版方卻巧妙地譯成《經濟奇點：共享經濟、創造性破壞與未來社會》（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8月第1版），讓其披上亦真亦幻的「標題黨」面紗，並散發出迷人的濃厚學術味道，好在這並不影響其思想的時代光芒和現實意義。

早在2010年前後，隨着Uber、Airbnb等一系列實物共享平台的出現，共享開始從純粹的無償分享、信息分享，走向以獲得一定報酬為主要目的，基於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權暫時轉移的「共享經濟」。據統計，2014年全球共享經濟的市場規模已達到150億美元。到2025年，這一數字預計將達到3,350億美元。

面對這場浪潮，你或許覺得自己是一個路人，或許覺得自己是一個看客，或許充其量覺得自己是一個受益者，僅此而已。希爾卻告訴人們：遠非如此，你應當成為紅利的共享者。在希爾看來，共享經濟瘋狂突進的背後，是入不敷出的經營狀況、一輪又一輪的融資熱潮以及不斷曝光的破壞性行為。他的《經濟奇點》正是深入探究真實鮮活的共享經濟從業者生活狀況，由此挖開共享經濟的核心與本質，揭露共享經濟的「悲劇」和「陰暗」面，並聚焦共享時代的經濟解決方案。

共享還是獨享？

眼下，硅谷的技術同華爾街的貪婪形成了一種不可思議卻具有歷史意義的模式，並將此種經濟欺詐強加給人們：這種所謂的「分享經濟」，以Uber和Airbnb為例，其經營理念據稱是「解放勞動力」令其「不受拘束」「成為自己的CEO」，將自己僱用出去以完成靈活機動的工作，賺取報酬，與此同時自己也獲得一定的盈利。而實際上，這些工人都被迫去做一些特別瑣碎的工作（也可以將這些工作機會稱為「微工作」），然後從這些公司豐厚的利潤中賺取一丁點兒微薄的薪水。

希爾調查發現，共享經濟包括一個巨大的公司陣列，橫跨許多行業和工作崗位。許多工人不再在很長時間內受僱於某個單一僱主。事實上，在打「散工」的經濟中，這些僱主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他們的工人提供安全網（事實上，通過剋扣工資，這些工人不僅有責任支付他們一半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而且要負擔本應當由僱主承擔的一半，也就是說，還要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額外的7.65%）。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享經濟」此種模式只是在表面上給了大眾些許實惠，實質上卻是讓大筆資金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流入共享經濟企業自己的腰包；所謂的「共享」實際上是「獨享」，而且這種「獨享」比之前資本積累的任何階段都來得更加赤裸、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共享模式的主流參與者試圖拒絕承認為自己工作的工人本應擁有的合法地位、剝奪工人本應享有的各項保障、逃離法律約束、扭曲自由市場、引發惡性競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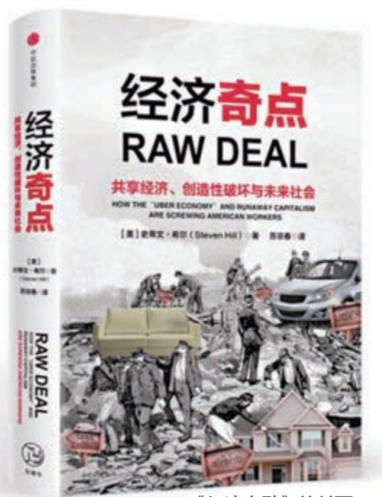
對此，希爾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技術並沒有為蕭條的經濟打開增長的通道，尤其沒有為那些原本享有體面工作但因金融風暴而失業的人，提供像原來一樣有保障的生活，正是「創造性破壞」的新技術打開的所謂「共享經濟」對原有工作崗位數量產生了擠出，甚至將這些抽象意念用了一個新名詞——「經濟奇點」：一個財富集中在那些極少數特別有能力的人手中的「點」，從而成為一個幾乎沒有消費者需求的「點」，進而成為一個從內摧毀整個經濟的引爆點。

「綠色承諾」只是一句口號

有一種觀點認為，共享經濟會自動地讓社會少消耗「東西」。希爾認為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根本不理解他早前曾提出的「折舊經濟學」。如果更多的人共享同一台設備，就意味着這台設備將磨損得更快，你將不得不加快更換速度。

那些使用「優步」出行的乘客的意願當然是為了少開車，因此，他們自己的車輛使用壽命就會持續更長的時間。但如果這些想少開車的乘客使用的是「優步」共享出行平台服務，而不是公共汽車、騎自行車和步行，那麼減少自己汽車的使用對環境而言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且在相當一部分情況下，甚至比自己開車對環境惡化的影響還要大。

換言之，幾乎沒有確鑿的證據或數據表明，共享經濟能夠促進經濟實現更加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綠色承諾」與實際產生



■《經濟奇點》的封面。

的效果相比，顯然已更多地成為一句口號。

在共享經濟下何去何從？

在這個不安全的時代，失業和脆弱的威脅就像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利劍，針對共享經濟和「技術人」（自動化和機器人的大量應用，勢必將取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因此，工作崗位的前景看上去暗淡無光）興起，可能引發的社會和就業危機，希爾提出了兩個務實的政策解決方案：其一，改造美國經濟及其安全保障和社會契約，並推出了一種新的協議讓權利回歸到美國勞動者手中；其二，讓新經濟在信息和創新時代發揮作用。

具體來說，當任何僱主僱用一名自由職業者、獨立的承包商、臨時工或任何其他類型的非正規工人，都將被要求對員工代表支付現有的安全網計劃，根據員工的工作時間，僱主應按照比例注入資金。因此，這意味著僱主將支付現有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賠償和殘疾津貼；對於擁有多個僱主的工人，該工人將根據他的工作時間，在時間銀行系統中積累對每一個僱主的貢獻。員工在每個現有程序的賬戶將通過個人身份證號碼（如社會保障卡號碼）來實現識別和追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當下中國，一邊是各大城市的共享單車正面臨被叫停投放的窘境，一邊是各種被冠以「共享」之名的「新業態」仍不斷出爐：共享汽車、共享睡眠艙、共享雨傘、共享充電寶、共享洗衣機、共享冰箱、共享電視、共享手機，甚至還有最新冒出來的共享服裝、共享馬扎、共享餐巾紙……一些打着「共享」名號的項目，要麼名不副實，要麼有着其他目的。顯然，眾多氾濫的「奇葩共享」也讓共享經濟變了味。共享經濟是大勢所趨，若讓其不變質，應該釐清共享經濟的邊界。而希爾以「經濟奇點」的維度對「共享經濟」進行深入的觀察、探討和建議，或許也是我們可以借鑒的一面鏡子。

書介

整理：草草

香港地區報——18區文藝地圖

繪者：Carmen Ng
文：鄧家宙



本地年輕插畫家Carmen Ng，細膩地重新勾勒香港18區景點，網羅四百多個歷史文化古蹟、地標建築、文青藝術潮流據點及郊遊玩樂點，其水彩畫作充滿天馬行空點子，自成一格，更有香港史學會的鄧家宙博士之精練闡釋，如數家珍地把香港地點背後的趣聞掌故與畫作有機地結合，讓平日我們不以為意的城市風景，都變得大異其趣。

台北說城人

作者：韓良露
出版：有鹿文化



她曾經心向遠方，最後還是回到家鄉。台北，一個曾屬於韓良露童年、少年的城市，成為她人生最眷戀的歸屬。2006年起，韓良露主持「南村落」，搖身一變成文化魔術師，在城市文明的神經網絡中悠遊，與台北的靈魂對話、神交，用文字拼湊出台北的身世與真實樣貌。她是永不厭倦，也永遠令人懷念的台北說城人。

這是我寫給世界的信

作者：艾蜜莉·狄金森
譯者：董恆秀
出版：漫遊者



艾蜜莉·狄金森二十歲即開始寫詩，一生創作了近1,800首詩，只有少數幾首在生前出版，但在過世百餘年後，卻仍持續影響世界詩壇。狄金森在三十歲選擇遺世獨立的生活，只穿白色衣服，除了到波士頓治療眼疾外不曾出門，也不見外人，只有少數摯友能拜訪她。隱居後的狄金森，進入「詩信一體」的創作時期，寫信成為她與世界溝通的文字橋樑。根據學者推估，狄金森一生寫的信件有一萬封，但她在臨終前要求妹妹銷毀所有信件，最後只有1,049封保留了下來。或許正因為這些信件流露出詩人最隱秘的愛與期待、脆弱與恐懼，狄金森的家人基於保護立場，直到她過世七十年後才讓它們出現在世人面前，我們也因而得以走進她的心靈世界。

我願為你而死

作者：F·史考特·費茲傑羅
編者：安·瑪格麗特·丹尼爾
譯者：趙丕慧
出版：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本書蒐集了費茲傑羅生前未出版的散佚短篇小說，由安·瑪格麗特·丹尼爾主編。大部分的短篇小說都在1930年代向各大雜誌投稿，雖然被接受了，卻沒有在費茲傑羅生前刊登。有些是電影腳本，寄給了電影製片廠或製作人，但也沒有拍成電影。另外有些故事賣不出去，因為主題或風格離離了編輯所期待的費茲傑羅。這些篇章來源不一而足，作者以獨特的美麗、犀利、驚人語言探索既熟悉又新鮮的主題，這些故事讓我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費茲傑羅不妥协的筆耕生涯。《我願為你而死》揭露了費茲傑羅內心的創作過程，證明他是走在現代文學前端的作家，無論現代文學的發展有多麼複雜多變。

皮囊

作者：蔡崇達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出身於泉州海口小鎮的蔡崇達，27歲當上《GQ》中國版報道總監，是當時全球17國版本中最年輕者；之後又以一則20歲死刑犯的專題報道《審判》引爆全國熱議。事業得意之時，生病的父親卻突然去世，令他心中始終藏着一份無法言述的愧疚……這種傷痛促使他提筆書寫，在《皮囊》中，他將筆鋒對準自己，一次次反覆觸碰內心的傷心，寫出自己耿耿於懷的人物與故事。8個推動時代的小人物群像，14則動人心弦的故事，不僅是蔡崇達最私密的回憶與情感，也是真實人生中的各種溫柔與捨得。

書評

文：韓浩月

《深情史》：愛情在悲涼中往往能開出更馥郁的花朵

多數人對於中國情愛故事的了解，限於《紅樓夢》、《梁祝》、《西廂記》、《白蛇傳》等經典。在過去漫長的時光裡，古代中國堪稱「情愛大國」，市井民間流傳才子佳人的佳話，口耳相傳的創作方式，也加入了勞動人民最樸素的情感。

在這些經典大故事散發出奪目光輝之餘，也有無數小故事散落在各種誌異典籍當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深情史》，就把這些小故事拾起來，串成了「珠鏈」，形成了一本可以當作「中國古代情愛史」看待的書，看了一個兩個，就忍不住好奇心想要一直讀下去，好奇心產生的動力是，想知道那些古人們在或明或暗的時代裡究竟是怎麼談情說愛的。

《深情史》裡記錄的故事，來自於《搜神記》、《異聞錄》、《瀟湘錄》、《本事詩》、《青鎖高別集》等著作，這些在當下讀者心目中應該被束之高閣的古書，並不盡然與愛情相關，甚至愛情故事所佔比例很低，只是少數篇目的主題或個別篇目的內容組成部分。《深情史》的作者劉麗朵，饒有興趣地把那些情愛故事與描寫打撈上來，用一名現代女性的視角，重新編排創作了一下，於是那些在過去帶著些許風雨、些許霉味、些許驚悚的文字，便有了一些高級香水的味道，讀着讀着會恍惚覺得，書中人物竟婀娜多姿地走到你的面前，用平靜的語氣與你款款而

談。

《深情史》寫的多是這樣的故事：比如《看不見你》所說的是一个四十歲名字叫談生的男人忽然迎來艷遇，一「長髮、膩肌、纖腰」女子每夜前來與他相會，女子有一個要求，三年之後談生才可以在白天見她，且晚上相聚的時候，萬萬不可拿燈照她，在給談生生了孩子之後的某一晚，談生沒忍住好奇，趁女子睡着點了燈偷看，結果看到了一個上半身端莊美麗的女子，下半身卻是一襲白骨……原來女子是睢陽王故去多年的女兒，本來可以在談生懷裡得到重生，卻因談生的好奇心斷了重生過程——只重生一半。

《你為什麼不愛我》所寫的是有錢老闆吳家的女兒愛上了茶店裡跑腿的夥計，相思成疾，苦於無奈，吳老闆方上門提親，哪知道跑腿夥計非但沒感動，反而因吳家女兒主動示愛而對她產生了鄙夷。吳女「死」後被盜墓樵夫發現，竟然還有一口氣，救活了掠回家當了老婆，一年之後吳女有機會逃脫樵夫監管，飛奔回城裡沒有回家直奔茶樓，感感然問跑腿夥計：「你為什麼不愛我？」夥計大駭，以為見鬼，打了吳女一巴掌，吳女在其他同樣以為她是鬼的人的「圍剿」下，匆忙逃走跌下樓梯，這次算真正的死了。

故事的格局不大，但恰恰是這樣的故事，能夠反映古代人們情愛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整體上看，《深情

史》裡的古代情愛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衝破世俗、盡享情愛美好滋味的兩情相悅，比如《看不見你》。一類是帶有階級衝突意味、因門不當戶不對引發的悲劇，比如《你為什麼不愛我》。這兩類故事表面上看挺矛盾，同樣是古人，為何有人就可以如此不羈地追求情愛，有人卻視情愛如洪水猛獸？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當中一個永遠難解的疙瘩，它不但是民間文學中的永恒主題，也是經典名著裡的恒久表達。試想，假若中國古代情愛故事中少了矛盾性與悲劇，那必然也會減少一些動人的元素，愛情在悲涼中，往往能開出更馥郁的花朵。

《深情史》作者從古代誌異中提煉愛情片段，並加以改編，最終呈現了這本書，目的還是想要為這些逐漸被遺忘的小故事賦予新的意義。作為小說文本，作者卻是明顯在場的，或者說，在改編的過程裡，通過言語構成的文字的氣質，已經有了作者的立場——或憐愛，或痛惜，或褒揚，或批判。閱讀完全書，也大概了解了作者為中國女子描繪出的虛擬畫像——她是溫婉的、堅韌的、美好的、專注的，但歸根結底來說，她是深情的。所謂的《深情史》，

《深情史》
作者：劉麗朵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是由女性角色擔綱主角的情愛歷史，在這部「歷史」中，女性角色的面龐是清晰的、立體的，而男性面孔則是模糊的、曖昧的。民間有俗語：「癡情女子負心漢」，這不是一句無謂的讚歎，而是上千萬情愛經驗積累的結果。

回望《深情史》選材的原著，會發現古代最擅長寫情愛故事的絕大多數都是男作者。這些已經作古的男作者，其實是頗有女性主義立場的，雖然時常避免不了會在故事裡帶進去不少大男子主義色彩，但客觀地評價，追求男女平等、愛情至上，一直是中國情愛寫作史的主旋律。遺憾的是，很難從史乘典籍中找到女作者撰寫的情愛故事，因此也失去了比對機會。但就算小規模地發現一些，最終的閱讀結果，恐怕會比男作者們寫得更加悲涼吧。

「因為格外地愛着一個人，所以才去吃那些苦」，《深情史》作者劉麗朵如此總結道。這句話，也可以視為這本書的價值觀。在「愛」本身之外，那些傳奇、詭異，乃至鬼魅、驚悚的故事成分，都淡化成了背景，唯有「愛」還能夠讓當下的讀者，感到心動或心碎。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